

永康程氏遺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程明試 著 程朱昌 程育全 編

程子樗言

永康程氏遺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程子樗言

〔明〕程明試 著 程朱昌 程育全 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程子樗言/(明)程明試著;程朱昌,程育全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永康程氏遺書)

ISBN 978-7-5325-6458-3

I. ①程… II. ①程…②程…③程… III. ①古籍—
中國—明代—選集 IV. ①Z42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91806 號

永康程氏遺書

程子樗言

[明]程明試 著

程朱昌 程育全 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4.75 插頁 6 字數 120,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100

ISBN 978-7-5325-6458-3

G·556 定價:25.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目錄

永康程氏遺書序	程朱昌	一	改火	一九
編校說明	程朱昌	四	卷之二	
前言	程朱昌 程育全	一	日食	二一
叙		一	夜明	二二
本傳	〔明〕徐昇騰	三	霜文	二三
私述	〔清〕程璘初	五	冰文	二三
卷之一			雹異	二四
造化		一	蟬螻	二五
律元		四	嫦娥	二六
律氣		八	牛女	二七
原曆		一三	水性	二八
隼刻		一七	潮信	二九
			山異	三〇

人生	三一	詩序	五四
氏族	三四	三傳	五五
宗法	三七	儀禮	五六
四禮	三八	石經大學	五六
師服	四二	論語	六一
官制	四三	汲冢竹書	六二
官數	四四	鬻子	六三
舜出井辯	四五	陰符經	六四
伊尹生於空桑辯	四六	鬼谷子	六五
太王翦商辯	四七	鶡冠子	六六
孔子仕周辯	四八	司馬法	六六
西施	四九	參同契	六七
蔡琰入胡辯	五〇	元包	六八
卷之三		中說	六八
三易	五二	正易心法	六九
尚書	五三	潛虛	七〇

洞歷	七〇	臨摹	九五
越絕書	七一	花押	九六
漢晉春秋	七一	卷之四	
史通	七二	道家源流	九七
諸臯記	七三	浮屠宗派	九八
天咫	七四	無鬼說	一〇一
緯書	七四	神像	一〇三
識書	七六	卜筮	一〇四
石經	七六	拘忌	一〇五
藏書	七七	陽九百六	一〇六
書難	八二	束脩	一〇七
佛經	九〇	冠	一〇七
沈韻	九二	又	一一〇
造書	九三	屨	一一一
章草	九四	履化	一一四
飛白	九四	筆	一一四

墨		一一五	恙		一二六
紙		一一八	鷓鴣		一二七
硯		一二〇	螟蛉		一二八
紙錢		一二二	異魚		一二八
俗語有本		一二二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有一年		一二九
鳥語獸言		一二三			
犁牛		一二五	永康程氏遺書後記		一三一
牛耕		一二五	程朱昌		

程子樗言卷之一

造化

談造化之理者，莫妙於《易》。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周茂叔乃加無極於太極之上，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夫「太」者最上之名，「極」者至盡之謂。所謂乾坤未列，無象可見，大衍未分，無數可數。冥冥而性存，天地之父母也。今而曰：「無則為空，為虛，為寂，為滅。」既無其氣，復無其理。乾坤之道，幾乎息矣。《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此其為虛無之教，而不可訓者也。《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吾儒無極之名，實肇於此。然《竹書》多戰國偽筆，原非聖賢之言。而周子之說，得無鼻祖於此乎？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道生於一。」《三墳姓紀》云：「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故極者，亦至一之謂也。一其一則為太極，二其一則為兩儀，三其一則為三才，四其一則為

四象，五其一則為五行，六其一則為六度，七其一則為七致，八其一則為八卦，九其一則為九疇，萬其一則為萬殊。太極、陰陽、天地、萬物，有則俱有，生則並生。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且天地之道，悠久無疆。消息盈虛，不過晝夜寒暑之理。若夫玄黃之質，誰搏之而成？誰摧之而壞？誰立於天地之先而見始？誰老於天地之後而見終？邵堯夫《皇極經世》乃曰：「自有天地萬物，至於天地萬物之窮盡，謂之一元。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物閉而人消，亥會則天地皆消。至於子會丑會，則又生天生地，而循環無窮焉。是一萬八百年，陽始生而有天；一萬八百年，陰始生而有地；又一萬八百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至十三萬年，天地必消而為烏有。」造化之理，果若斯乎？

嘗見二氏之言，云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轆轤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劫也。又云龍漢之後，天地破壞。逮至天地開光，天地復位，一劫周又復破壞。逮至開皇，天地復位，又有五劫焉。龍漢為木劫，赤明為火劫，延康為土劫，開皇為金劫，上皇為水劫。一起一伏，周而復始。荒唐無稽之談，得非邵子元會循環之權輿乎？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論天地之高卑者，如斯

而已。《魯論》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言天地之廣博者，如斯而已。初未嘗尺計寸量，而以數定其遠近也。《酉陽雜俎》云：「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廣雅》云：「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淮南子》云：「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古之言天運者，不過曰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易》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考靈曜》亦以里計之，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週迴徑直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之內，併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宇宙之內，亦玄邈矣，人果何物，乃能度其里數如此之悉也？

不獨此也，虞曷《窮天論》云：「天形穹窿如笠帽。地之表浮於氣之上。譬覆奩以投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渾天儀》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又云：「天抱地，如水抱舟。夏景長者，地沉遠於天也；冬景短者，

地浮近於天也。」以此形容天地，已為臆說，猶未嘗論及天地之外也。朱子乃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云：「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天在廬山之外者，乃能辨廬山之形。人在天地之中，安能於天地之外見其殼，復得揣其殼之厚薄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傳》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惟不知，是以不論。聖人且不知不論，而況不能為聖人者乎？

劉伯溫云：「天有極乎？天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天非有極，又非無極，非無非有，名之曰「太」。明於太極之理，則天地之外、天地之內，無餘蘊矣。故曰：談造化之理者，莫妙於《易》也。

律 元

律者，述也，法也。述陽氣而出法度也。樂不律則淫，兵不律則亂，天地之氣不律則舛而無紀。故律之來舊矣。

式稽造律之法：太上以聽，其次以候，其下以算。聽有三：一曰神聽，二曰心聽，三曰耳聽。神會者天，心通者聖，耳決者聰。候有二：上古權炭，中古吹灰。算則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至於疊黍積塵，而愈趨愈遠矣。

蓋聲由氣生者也。氣有始、有壯、有究。始為太初，壯為太始，究為太素。太初，氣之始

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形質始合，而聲生焉；聲比於律，而音出焉；音協於風，而歌成焉。是聲者，天地自然之氣；律者，天地自然之聲，非假器而有，非藉物而均者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蓋雷之為聲也，始則殷殷隆隆，沉厚渾雄，在下震動，是之謂宮；繼則亶亶哆哆，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是之謂徵；中則琤琤鏘鏘，勁明凝長，辟歷四達，是之謂商；已而舉舉詡詡，高徹遠去，細小而清，是之謂羽；終則剝剝啄啄，中平端確，質直而收，是之謂角，五聲已備於雷矣。不獨此也，凡風聲隆隆如雷者，宮也；如馬奔焱走者，徵也；如叩鐘鈴者，商也；如濕鼓激波者，羽也；如叫嘯啾唧者，角也，五聲已寓於風矣。不獨此也，《管子》：「聽聲之術，七尺為施，視土所宜。凡草宜楚棘，是土也，五施，三十有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草宜茅藋，是土也，四施，二十有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草宜黍稌，是土也，三施，二十有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草宜菽萁，是土也，再施，十有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草宜萍稻，是土也，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窻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五聲已具於土矣。由此而鳥獸、林木、庖刀、女砧，何者無聲？何者不可以造律？然古今之雷無異也，惟先王能聽之；古今之風無異也，惟虞幕能聽之；古今之土無異也，惟管子能聽之。是非聲之難，能聽之難也；又非耳聽之難，能以神聽之難也。

故黃帝之制律也，令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

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六，雌鳴亦六。雄鳴為律，雌鳴為呂，此律呂之始，聖人心通神會之妙也。

聖人不世出，耳聽亦已稀。故張文收聽玉磬，而知為閏月所造；張茂先聽銅〔鐘〕自鳴，而知與洛陽鐘聲相合；荀勗聽牛鐸，而識其可以諧聲，可謂能聽也者。然荀勗所造鐘鼓、金石、絲竹，皆比古銅尺短一黍，而聲太高，是又非真能聽矣。隋萬寶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可謂能聽也者，然世不能用，竟以餓死。他如楊傑、魏漢，咸稱知律。然傑欲廢王樸舊鐘，而樂工一夕易之，傑不辨；漢欲請帝中指為律徑，為容盛，工人改為，而隨律調之，漢不能察。耳聽且難，安望其神會也哉？

既不能聽，則不得不假之候氣。既欲候氣，則不得不假之炭灰。《後漢·律曆志》：「古者天子以日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炭，放陰陽。日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日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云：「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吹灰之法，漢制，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其法作三重密室。外一重與最內一重，門皆向子。中間一重却向午，治地令極平，乃以木為十二案，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埋於地下，加律其上：黃鍾子位，頭向南；蕤賓午位，頭向北；餘律各依辰位加焉。中秋白露降，採河內葭莖為灰，實於管中，以素紗覆於管端，所謂緹素也。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

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致之應，不動為君嚴猛之應。大概較灰於炭，灰輕炭重。炭猶待衡，復經二物，即未□□。灰則氣至而飛，舉目可睹。但八方風氣不同，難以一隅取則。以故孔子必周流天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且候之而氣應者，無孔之律也；吹之而聲和者，有孔之律也。後世如蔡季通，先候氣定律，而後積黍，可謂得矣。然吹候氣之管，不復制笛孔，竹氣從下洩，無復清濁高下。朱子謂其法度甚精，吹律未諧。所由專重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說，精於算而不精於聽。律苟未諧法度，將安用哉？

昔信都芳深有巧思，嘗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使候氣之管可以定律，則合管之輪扇亦可以協樂乎？此勢之未必然者也。蓋聲者，氣之軋也。求聲於氣，猶恐其遠。世則有盡舍聲氣，而專求纍黍者，掇掇然日致辨於縱橫釋色之間，多寡庖實之際，不以律生尺，制律先後本末，顛倒盡矣。於是釋氏者流因而倡為積塵之法。謂七微塵成一窗塵，七窗塵成一兔毛頭塵，七兔毛頭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頭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頭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芥，七芥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兩半尺成一尺，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成一丈，二十丈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舍名一由旬。其積量衡，亦復如是。西方最重聲韻，故亦用意律度。然塵甚微眇，何為據？總之，不能會通於心神，而徒假借於外物，縱或得之，亦不過仿佛之似，而況乎其不能得也？

今夫天下之變而不可泥者，聲也；一定而不可易者，律也。以一定之法，律至變之聲，必我

之心有以通天地之心，我之氣有以會天地之氣，使宮商金石皆吾心之自（律），而清濁高下皆吾氣之自調。於是聽雷而雷無所淆其聲，聽風而風無所逃其響。林谷之音可以效歌，鳥獸之聲悉關於律。則楊雄之吹灰，劉歆之積黍，班固、淮南之上下相生，俱可洗其言而焚其書，折其度而剖其量。安知嶰谷之竹，不生於今日，而阮隄之鳳，不鳴於斯時哉？

律 氣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

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黃鍾者，陽氣施種於黃泉而出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季冬生大呂。呂，旅也，旅而出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孟春生太簇。簇，生也，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仲春生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又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蓋陰陽相夾廁之時也，又出四隙之細也。季春生姑洗。洗，潔也，陳去而新來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孟夏生仲呂。仲呂者，宣中氣也。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季夏生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楸盛也。又引而止也，所以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絕恪也。孟秋生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

貳也。仲秋生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又贊陽秀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萬物，而陽氣之旅入藏也。季秋生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孟冬生應鍾。鍾者，種也。應鍾者，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離陽闔種也，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律定而萬事之根本在是矣。故黃鍾之律，九寸為宮。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太簇為商。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姑洗為角。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林鍾為徵。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南呂為羽。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五音者，天之中數，六律者，地之中數。五音自倍而為日，六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黃鍾為子。子，滋也。萬物滋萌於下也。亦為壬癸。壬，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大呂為丑。丑，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太簇為寅。寅者，醞也。擯拆也。正月陽氣動，黃泉欲出，而陰尚強，象一。莫堅切，交覆深屋也。不達，醞寅於下也。又物始生而蟄然。蟄，寒蟬也。言蟬蟄相繼生也。又蟄，土精也。黃帝以土德王，而地蟄見。其大五六圍，其長十餘丈。言土氣方王而生物也，故曰寅。夾種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亦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筭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姑洗為辰。辰，言物之娠也。言萬物至此而振美也。仲呂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蕤賓

為午。午者，陰陽交午也，亦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林鍾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夷則為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也。南呂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卯為春門，萬物已去。酉為秋門，萬物已入成熟之時，故曰老也。亦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也。又辛為痛泣。萬物方盛，初見斷制，故辛痛也。無射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也。應鍾為亥。亥，該也。陽氣盡藏下，故曰該也。戊己，土也。土旺於四時，故無耑屬也。

始以十二月之氣定律，繼以十二律之律律歲，於是以宣八風之氣，以生二十四時之變，以經二十八宿之次，皆是物矣。八風者：黃鍾，一陽之始，廣莫風主，位居北方，於卦為坎，於音為革。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廣莫風至四十五日，條風至。位居報德之維，於卦為艮，於音為匏。條者，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位居東方，於卦為震，於音為竹。明庶者，明庶物盡出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位居常羊之維，於卦為巽，於音為木，主風吹萬物而西之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位居南方，於卦為離，於音為絲。景者，陽氣道竟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位居背陽之維，於卦為坤，於音為土，主地。地者，沉奪萬物氣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闔闔風至。位居西方，於卦為兌，於音為金。闔者，昌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闔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位居號通之維，於卦為乾，於音為石，主殺生。言其不與物相周旋而殺之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